

自覺·自信·自尊

——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慶典獻詞

陶希聖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，我們懷念辛亥革命，慶祝民主共和的誕生。我們懷念抗戰勝利，慶祝臺灣的光復。我們紀念總統蔣公的壽辰，懷想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偉大的革命業績。希望趁此佳節，感慨萬千，非可言罄，謹摘取自覺、自信、自尊三語，作為今年十月慶典的獻禮。

一、世界大戰的形勢

去年（六十五年）十月，我發表「為十月大典謹獻芻蕘」一文，提出「世界大戰可否避免」的問題。我的看法是第三次戰爭的形勢已在形成之中。今日世界上，無論何區域，何國家，要開炮打仗，立刻演成世界核子大戰。一年來，我發表言論，在這裡似乎無人搭腔，但是我決不改變我的看法。我依然認定第三世界大戰的形勢逼人而來，我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必須堅持主權國家自立自主的立場，集中一切物質的與精神的力量，準備應變；世界大變局的所在，那將是我們革命反攻的機緣。這些話雖然無人理會，我還是一直說下去，寫下來。

二、美蘇的對抗與談判

今者蘇聯以其全球攻略的態勢，西向歐洲大西洋。從歐洲到非洲，從北冰洋到好望角，陸海空的軍力縱橫於其間；同時東向亞洲太平洋，從紅海經印度洋，從南亞次大陸到東南亞，陸海空的鉗形攻勢業已形成。如此昂頭伸臂，高視闊步，任何國家不能忽忽。

美國如何？尼克森、季辛吉時代，三次戰爭都沒有起色，或竟是失敗。中東以埃之戰打成平手而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為此分道揚鑣，加以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為之瓦解失措。印巴戰爭實即為蘇聯與印度聯盟的勝利。

東南亞戰事的結局更是越寮棉的淪亡。美國一連串挨了這三棒，只落得着着後退。

尼克森的水門事件，對內對外，國信蕩然，姑置不論。季辛吉的秘密外交打通了中共，趕走了印度，將亞洲全局分裂為兩條戰綫。第三次世界大戰不開炮則已，炮聲一響，那戰場便將在喜馬拉亞山與印度洋之間。

三、美國外交上的變異

水門事件的結局是尼克森被國會提起彈劾而辭職。一位未經國民投票的副總統福特補完了他的任期。而大選的結局是崛起南部田間的卡特當選走進白宮。卡特是美國內政外交重重挫折之後的總統。對內為了政府的威信，對外為了國家的威望，他必須振作，必須奮發。我們今日試看他的外交。

卡特總統的外交仍然是尼季的底盤路綫。若論其不同之點，就是季辛吉的路綫是無原則的現實主義，也可以說是悲觀的底盤；而卡特的路綫是有信仰的現實主義，也可以說是樂觀的底盤。由於這種變異而卡特在底盤路綫上的作風與季辛吉似乎不同。

卡特總統雖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，却不談什麼主義。他和他的主要幕僚，如布勒真斯基，不從共產主義上，而從現實的勢力上，看待蘇聯與中共，乃至北越與越共。特別是不從共產主義而從種族主義上看待非洲問題。

更深進一層考察：卡特總統的外交不是賭博而是下棋。賭博者，不是單便是雙。下棋者，用這一着看任那一着，要下這一着也顧到那一着。

但在這現實的棋勢之上，他還有長期的打算，就是美國聯合歐洲、日

本諸工業國為基礎，進行人權運動。他的宗教信仰與道德原則，是在這一長期運動上或隱或顯，使人有不易捉摸之感。

四、美國的亞洲政策

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重歐輕亞，雖然沒有錯，仍然不大對。

卡特政府想望一個暫保和平的亞洲太平洋，好讓美國着力於歐洲大西洋，穩固北約，安輯非洲，阻截蘇聯的霸圖。為了保持亞洲太平洋的和平局面，卡特總統最顯明的兩着棋，已經擺在棋盤之上。

其一是鼓勵並支持日本，向東南亞諸國投下資本與技術。日本福田首相抖擻精神作東南亞之旅，一口氣答應了四〇六二億日圓的投資，另對緬、馬、印尼、星、非提出多種經濟建設計畫。如此瀾大的氣派，號稱為「福田主義」！

事情是明白的。以日本的經濟力量填補美國從東南亞撤退所留下的政治真空。這是美國的亞洲政策之一面。

其二是拉住中共而支持其所謂實證派或溫和派，穩定北平現前政局，更迎合鄧小平高唱的「現代化」。而其援助中共「現代化」的途徑又分為兩條：一則美國着重於經濟援助與合作；二則與日本共同致力於中共「國防現代化」的需求。日本防衛廳與中共「國防部」人事往來之頻數是誰也不能忽視的事實。

這是美國的亞洲政策之又一面。

五、承認與「關係正常化」之異同

美國對中共政策如何演成「上海公報」，今日不必從頭說起。效僅就上海公報來看：上海公報不是條約，而是美國與中共當局的政策聲明。在公報裡，雙方在「共同利益」上有其一致的立場；而雙方對於「台灣問題」，只是各自表明其立場，並無任何協議。

若是進一步考察：承認是一件事，「關係正常化」又是一件事。美國總統要承認中共，隨時可以承認。只是美國承認中共而否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，則中美之間五十幾種條約，尤其是中美協防條約相隨廢棄，不僅在

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，是一個嚴重的事件，並且在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上，是一個危險的事件。五年之前（民國六十一年，公元一九七二年）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國務卿為此不敢遽然採取承認中共的直徑步伐，另行採取「關係正常化」的迂迴路線。到了上海公報五年之後，卡特總統與范錫國務卿雖有承認與正常化混為一談的失誤，仍不急於採取承認的行動。

六、國際正義的洪流

更進一步研析：五年之前，尼克森與季辛吉採行秘密外交，當日若是一口承認中共，立即與之建交，尚有可能。至去年是美國大選年，內外諸般問題，在政黨之內，政黨之間，以及國民乃至國際，一件一件提出辯論，而美國對中共政策與步伐乃成為公開辯論的重大題目。在這中間，國際姑息主義顯有退潮之勢，國際同路人所製造的逆流也就隨而衰落下來。自此以至於今日，卡特總統即使其有意承認中共，其所遭遇的阻力是遠較尼季年代為重大。

卡特總統採行公開外交，對於蘇聯及其對中共，在進行談判之先，把他面對的問題與所持的原則，擺了出來，探求輿論與民心，然後着手談判。他最初對蘇談判是取這個步伐，現在對中共談判也是這種做法。當范錫預定北平行程，以及行前的演說，乃至卡特總統的談話，前前後後，國會與輿論，國內與國際，又掀起一次辯論與爭議。在美國國民與國會的反姑息與反投降的洪流之下，國際同路人為之黯然失色。

我中華民國自嚴總統、蔣行政院長，沈外交部長，以及駐華府的沈大使，一致申明其堅定的立場，與美國國會輿論遙相呼應。我們這裡的一些什麼「模式」論者一時啞口無言。

七、范、鄧北平談判之估價

范錫國務卿北平之行，自行聲稱其為「試探」。他這次試探為成敗，各方估價各有不同。若說是成就，還有或近或遠的路程。若說是失敗，也還是為時尚早。

我說范錫北平談判是中午打尖，今日下午還須落店，明日一早仍將上

車起路。

這中間更有一個分辨。若將承認作爲「關係正常化的完成」，范錫此行，未取承認的一步，也就算是沒有成就。反之，若將承認與「關係正常化」分得清楚，則范錫與鄧小平的談判，在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上，似乎有些進步。最顯明者有兩點：

(一)兩方同意，對「台灣問題」，各自聲明其所持的立場。這也就是把法律上的承認，一筆撇開。

(二)兩方在世界的政局與戰略上，有「共同利益」的若干問題，意見一致。

坦率的說：范鄧這次談判，在對中華民國的方面，同意於分歧；而其在對蘇聯的方面，基於「共同利益」，雙方同意之點殊爲不少。其爲成爲敗，原不可一言爲定。

八、蘇與匪兩方的態度

蘇聯的反響是顯明而強烈。在莫斯科的報刊上，指責美、日、中共的「聯盟」將導致世界戰爭；同時，布勒茲涅夫又發表談話，申明其與美國進行限武談判的願望。黑花臉與紅花臉同時並進。

北平一小撮當權派在范鄧談判後，一面是李先念表示其對「正常化」未即「完成」之不滿。鄧小平爲匪共死硬派所迫，不得不違背保密的諾言，說出他拒絕范錫提出的日本模式的經過。這是小小的插曲，可以看出鄧小平等，對於燙手的「台灣問題」不敢也不能稍事妥協。

同時，中共所需求於美國者，所謂「四個現代化」尤以軍事現代化至爲迫切。於是「聶榮臻的名義，在匪刊「紅旗」發表一篇文章，反教條，反口號，主張現實的，實地解決各方面問題。這便是中共迫切需求美國精密武器與技術的強烈的政治表示，也就是向美國軍事援助，熱情招手。

九、我們的自覺、自信與自尊

我中華民國又將如何？

我們只有一個模式。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，持有自主的地位之模式。我們決不接受外來的加在我們國家主權之上的任何模式。

我們要看清那些「模式」的作用是取消中華民國的國號與主權國家的地位而夷爲一個地區，即所謂台海地區。這是我們可以忍受的嗎？

我們要記住：國父首倡革命，總統蔣公繼志述事，由辛亥革命締造民主國體，以北伐建立國家統一的基礎，以抗戰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。

我們要記住：台灣的光復是中國國民革命八年抗戰得來的。

我們要記住：古寧頭之戰是中國國民革命自己打的；金門戰役仍然是我們國民革命軍自己打的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清廷退位，中華民國開國，然後獲得世界各國承認。北伐勝利，國家統一，然後與世界各國循外交途徑，解決關稅與租界等問題。抗戰堅持到底，然後與民主諸國廢棄不平等條約，另訂平等新約。

古寧頭之戰，確保台灣，然後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。而協防條約訂立之後，金門戰役的勝利仍然是我們自己打出來的。

我們要記住這些事實，更須自覺並自信我中華民國站在這個民主法治的台海基地上，團結海內外革命志士愛國同胞，共同努力，本於三民主義以解決中國問題，這纔是我們的坦蕩大道。

民族主義自有其物質的條件，但是民族主義的力量更大於一切物質條件的總和。只要我們痛切的堅決的去掉自己的心中賊——苟安主義、失敗主義與等待主義，保持我中華民族的自信與自尊，不左顧右盼，不東塗西抹，一口氣，一條心，奮勇前進於革命反攻、救國建國的大道，必能獲得光榮的勝利與成功。

